

镜华集

——
读史小札

杨彦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镜 华 集

——读史小札

杨 彦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2·海口

琼新登字01号

镜 华 集
——读史小札

著 作 者：杨 彦

责任编辑：温玉杰

装帧设计：尹怀远

出 版 者：南海出版公司

发 行 者：辽宁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中国人民解放军7212工厂

787×960毫米32开 6.625张 7.5万字
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0570-785-5/I·245

定价：3.90元

前 言

我读《随唐嘉话》、《大唐新语》、《初学记》等涉史笔记，撷取其警辟、隽永的故事，以十年的时间，磨成此札，姑题《镜华集》，不过是有感而发罢了。这类札记在行文上，不外头叙尾议，尾叙头议，或夹叙夹议。笔者才疏，未能出新，不免千篇一律。且笔者本来就是最怕噜嗦的，所以，更拙于开门见山，髡头秃尾。如果尚能为读者节省一点时间而无伤小雅的话，就是作者的极大快慰了。

镜鉴有不同的品类。

有人喜欢在衣袋或手兜里，带一个杯口大的镜子，不时拿出来照照，以助自知是谓杯镜。

从地下挖出的青铜镜，蒙着一层陈泥。乍看不过是废物，经过研究，原来是稀世珍宝。我们的祖先，多少精英，如那种古镜，一旦被人们发掘出来，就会现出

灿烂异彩。孔丘在江上感慨地说“逝者如斯夫”。“逝”是“逝”了，但愿能挖出几件古为今用的好东西来。

曲镜就是哈哈镜。它从来不会阿谀奉承，不会掩瑕遮丑。它把你的毛病加以夸张（或者叫做偏激吧），让人们一笑。虽是很讨厌的事，但不无用场。而且不会置人以死地。“笑一笑，老来少”，是颇益健康的。

我把不同类镜子，纳入《镜华集》，设想它会有助于我们每个人良知的发扬。这正如古人言：“以铜为鉴可正衣冠；以古为鉴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可明得失”。

历史就是历史，是已经凝固了的。虽然昨天会与今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我想，原不应由古人负责。那随之而发生的不愉快之感，就只有让我们自己找个安静的角落去反思一下了。

作者1992年3月于珠海

圣泉汨汨

——代自序

出版社的同志嘱我写个自序，有些惶然。所谓序言无非是谈谈本书的写作初衷、大致内容及我这个人……本书的初衷与内容已在那篇“前言”中有了一个言不及意的交代。至于我这个人，自己介绍起来又总觉得有些蹩脚，此文所以惶然。世上总有面临山重水复，忽然柳暗花明的事。我也急中生智，想起了我那篇1988年发表在澳门《华侨报》上的纪实散文——《圣泉汨汨》。那里写的虽然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片段，但却是一个有趣的片段，也是一个颇能把我这个人活生生地暴露给读者的片段。所以用这篇散文作为自序的代替物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如果读者愿意更多地了解我，还可以等待别家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我的另一部散文集。

下面便是《圣泉汨汨》的全文，因它是我的一个写照，故仍旧一字未动地捧了出来。

我曾有一段辛涩的牛房生活。

它给我的伤痕，至今还留在身上。但是已不再流血了，不再溃瘍了。

奇怪的是，当时的那些噱头和趣事，却历历在目，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般。在它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些颇为值得回味的东西，如同陈年的甘草榄。

那牛房旧址，现已无人考查。谁也没有闲情或勇气再来这儿走走。在牛房里给折腾过的，也未必会出现来温一温故的念头。只有我，在宽别之后，曾偷闲走过一下，仅管看来似乎并无必要。

沿珠海市的香洲山场乡那个老晒谷场上行。先是稀疏的竹林。随后穿过长满相思树的坡地，往东，约数箭之地，在一片绿化得不错的丘陵中间，你可以看到被称为“山猪坑”的一条谷壑。那间幽暗的小棚子就在这里。

现在棚子已经没了，有一间卖生柚^①

可乐的小店和几幢石米铺面的双层农舍。

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这儿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。但是它在我的记忆中不可磨灭。我在这儿住过一年——稀罕的一年。

我以为那位显赫造反派，不管当时如何不可一世，如何地一贯正确，在决定牛房位置的问题上，恐怕犯了历史性的错误。他竟把牛房安排在一个这样美丽的地方。

这儿没有“红海洋”。它的西边是一片茂盛的荔枝林，杂以花稔②、芒果、龙眼、菠萝之属。夏秋之际，果实累累。你想吃个饱吗？那好，伸手去摘就行了。但牛不行。有几次，牛被派遣去摘果子，只准动手，不准动口。我有幸偷偷地吞过一个烂的花稔，那份香甜可真没料到。我妄测，夏娃触犯天条，吞下去的那个禁果，也不过如此。虽然照常理，苹果要比花稔好吃一些。

牛房紧贴着葱葱郁郁的山谷。它蜿蜒蜿蜒，从牛房背后，而南、而西，渐渐拔高，消逝，化为一带满是塘虱③、泥鳅的，

泛着阳光的浅沼。

牛们曾在谷底种过薯类，在沼里围捕过塘虱。那时候，我缺了一点“悠然见南山”的雅趣。否则的话，我会像东篱先生，写出一些诗歌来。

不过猛然抬头，我所见到的是开满山麓的鬼点灯和马缨丹。巅顶上，细叶桉的粉绿和针叶松的绽青融合着，使你弄不清两者的区别，仿佛是和白云交辉着的一片绿云。我把踩在脚下的白毛麝的香气，误以为从绿云那儿散发出来的。

有一种鸟，不知是鹧鸪否。在山的彼麓，唱起五音节的调子，好像在吟咏绝句给我听。

忽儿是

生当作人杰，
死亦为鬼雄。
至今思项羽，
不肯过江东。

忽儿又是

十年磨一剑，
霜刃未曾试。
今日把示君，

谁有不平事？

那腔韵于凄厉中，隐隐含着些谐谑的意味，像是在讥笑什么人，许是弄错牛房地点的那位显赫造反派吧。

每当此时，我就为这声画般的景色所动，而留连忘命了。

我们这班牛，颧上有血迹，胫上有伤残，背后有棍棒，氛围一团黑。可心里的那盏明灯，却拂拂撩撩的，像荒野中的篝火。如果把我尚未结束的一生，分为若干单元的话，那段时光，我觉得应属于浪漫的单元。

牛房与谷底之间，有一泓静静的清泉。泉口不过三米见方。泉水时涨时落。涨时伸手下去，仅及水面。此水，用以沏茶，香冽无比。用以洗衫，分外鲜洁。谁也没有料到，在此处所，有此圣泉。它其实并没有名字，“圣泉”是我给的。

牛们每天下午四点半钟，由一位牛信督着，在圣泉冲身子、洗衣服。牛信一边看着手表，一边叱斥着：“快，快，……洗得那么干净干什么！”按规定，十分钟内，要把这两件事干完。这可以说是宇宙

速度了。可我们的衣服并不邋遢。我注意过一下旁边住着的五七战士。他们身上常比我们脏些。有时，那些“战士”排着队伍去开工，看起来像些活动地图。那原因，包括他们不在圣泉洗衣服的。

但论身份我们比他们脏些。他们不过是“箩底橙”而已，我们是牛鬼蛇神。在人间阶梯的顺序上，顶类是造反派，其次是箩底橙（我把革命群众除外了，因为看来他们好像什么也不是，那些显赫造反派把他们当成工具或瓦砾堆），再往下是牛鬼蛇神（包括牛房住客），最下边是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（劳改犯或囚徒）。

从严格程度上来说，这是比历史上任何封建等级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种特殊等级制。但是，从肉体、精神的折磨来说，三、四等级有时会颠倒过来。一般来说，折磨囚犯的花样少，他们生活较为宁静。

但也不是一一切都糟透，衣食住行四件事，在食的方面，山猪坑牛房的牛倒比五七战士优越，因为，牛房与干校共一个伙食单位。伙房的苦差，诸如打柴、割草、

运沙、开石、驮米、起灶、修圈全让牛们干了，几位任炊战士落得轻松。所以伙房对牛房分外垂青，竟敢与牛们眉来眼去。分菜时，暗地里勺头加码，盆头冒尖。

问题不在于伙房与牛房，相互给了什么，问题在于在香喷喷的几块肥肉背后，存在着一种微妙关系，包含着一片爱心。

普通牛倌，有人声厉内荏，表面上大喊大叫，其实是做给显赫造反派看的。那年月，到处都在做戏。开斗争会，轰轰烈烈，台上做给台下看。跳忠字舞，扭扭捏捏，自己跳给别人看。像章越戴越大，创造了瓷盆纪录。要不是戴给别人看，难道自己戴着舒服？大家有难处，不得不做戏。但是也有专以做戏为能事的。

普通牛倌做戏之余，一旦有机会，就有心无心，或明或暗地表现出对于牛的崇敬或保护。其实，他们也并不是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，先弄通了，才这样做的。马列主义的经典里，好像没有讲过牛房，他们只是觉得这班牛，哎呀，苦啊。而且仍盯住这个美好的世界，锲而不舍。如此而已。或者，有点人道主义在这儿作怪吧。

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牛倌张基，淳厚而慈，是个好信儿。他竟喜欢我这条牛的执拗与顽冥。牛是没权利去喜欢谁的。我的喜欢他作为回敬，是后来的事了。何况那个时候，我已断了右胫骨（本文宗旨，不多谈苦涩之事），是他偷偷地照顾我，暗地里和我沟通消息。

牛们住在牛房如闷在牛皮鼓里，听觉、视觉像被折叠起来，塞在牛角尖里。如果没有人和你“路透”一下，你就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今天的天下，是谁家的天下。所看到的，不过是几个神气的造反派，在那里呦呦喝喝，咤咤呼呼。

我的罚役之一，是给牛们和牛倌们理发。我给张某理发的时候，常常谈笑风生。不过，重大课题，不能在这个场合说。鸡毛蒜皮，毫无忌讳。如此建立起来的友谊，竟然终生不渝。却见有人，开口经典，闭口大义，下边却踢人三脚。

张某和我，专政者与专政的对象跑到一块去了。这算什么？这不正是那个大逆不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吗？

人们越是受折磨的时候，往往越是寻求刺激，而不管那刺激是多么荒唐。

有一回，命令牛们到塘边去割草。草丛里忽然出现了一条漂亮的竹蛇。她那翡绿的背脊，桃红的前腹，叫人看了无比爱恋。我禁不住把她的尾部握在手中，让她倒悬着，任其袅娜蜿蜒，竭尽一只脊椎动物无足爬虫类个体之能事。站在数公尺外的一位小个子牛倌陶某，竟大惊失色。人们还记得在武斗中，那厮熊姿豹胆，身手不凡。不知怎的，这回却逃之夭夭，像撞见了猎狗的兔子。他一边疾走，一边开声向我发出口令。

“抓头，抓头！抓蛇一定要抓头！”这很可能是从“打蛇先打头，擒贼先擒王”的教条照搬来的。

按照规定，牛对牛倌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。

我对于那道理虽然并不怎么理解，也就姑且慢慢去融会了。

怎知当我用锄头压住蛇头，用另一只手去抓的时候，只觉得食指第三节处，给

火燎了一下似地。我断定，那漂亮的东西，无异已经把我咬了。

牛鬼蛇神，蛇排第三。也算属于同一范畴。可骨肉相煎，令人费解。

这里应了曹植的那首《七步》

煮豆燃豆其，
豆在釜中泣，
本是同根生，
相煎何太急。

山猪坑牛房，此时共约二十牛。月前一愚牛沈某，就棚顶栋上，悬颈而死。令我补其空缺，睡他留下的那个床位。蛇伤事后，外间有谚：沈某冤魂，附上蛇身。

其实，众所周知，这个时期一牛自寻短见，是不算回事的。死人的事，何止万千。不过牛倌主持人郭某（已故），还是有点紧张，因为蛇咬了人与造反派砸烂别人的狗头不一样，算不了什么革命行动。他先叫某医在我食指上，注射了四支普鲁卡因（这是一个技术错误）。看看不行了，派了两架单车，星夜载我求助于农间蛇医黄某（已故）。

黄某施药后，预言次日躯体将肿半

边。若不漫延，即可得救。否则，死无异。并警告凡是打了针的，未见生还者。次日我的右肩躯体果如所言，幸而未及全身。流了三天黑色血水，作废几件衣服了事。窃喜，仍余腿伤。

人们都借大串连之机，到处逛逛。不仅红卫兵，连机关里也走光了。从来没有出过门的，这次从首都回来，大谈其如何在天安门广场，站了五十个钟头，方才见到伟大领袖；如何在火车上，一泡尿从观音桥憋到和尚桥，最后终于硬着头皮从窗口撒了出去，如此等等。牛们当然没有这个资格。连唱语录歌、跳忠字舞、早请示、晚汇报、戴像章、爬山过岭地传达最新指示、拿大米、锯木、火柴头粘忠字板的资格都没有。乐得省却许多麻烦。

但对我来说，最憋扭的是除了毛著之外，什么书也不准读。连在地下捡一张纸片也不行。这可比蛇咬上身，难受多了。

我苦思冥想，终于得一妙方。因为我英语有些根底。就托人送进一套毛选英语版。大着胆子，将书通读。我一边研究这门外国语言，一边对比中英注释，考察其异

同，探索些学问。

。我向来不是个机智的人。不知为甚么竟逼出这样的发明。虽然它与爱迪生的第一千个电灯泡不可同日而语，倒也史无前例而颇为自诩。

并非完全没有麻烦。大革命干部十分恼火。

“难道中文毛选成了废物”，在讲到“废物”两个字时，他特别加重了语气：

“你就非读鸡肠子不行？”

这样一来，里通外国和洋奴哲学的两顶帽子，就扣到我的头上来了。

但是，问题的微妙处在于，另一顶“否定伟大领袖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”的帽子，却在等着这位革命干部。

每个人手中都有帽子，不用花钱去买。目光四射，帽子横飞。螳臂扑蝇，黄雀后焉。

在这种无休止的斗殴的间隙中，我倒做了点学问。

屠格涅夫说：“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。”从这一点出发，我的牛房生活未能说完全不幸。我没有失掉时间。